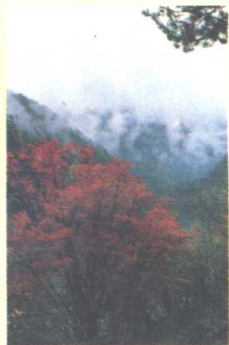


中国现代散文精品

朱自清卷



陕西人民出版社

中国现代散文精品

朱自清卷

淳 夏 编选

陕西人民出版社

(陕)新登字001号

中国现代散文精品

朱自清 卷

淳夏 编选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131号)

陕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渭南市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8.125印张 5插页 177千字

1993年1月第1版 1993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

ISBN 7-224-02425-2 I·600

定价：5.55元

序 言

林 非

喜爱和熟悉朱自清散文的读者，可以说是相当不少的。大概会有许多人，从各种本子中读到过他最为著名的《背影》，而大凡阅读过这篇散文的读者，又总会多少触动过自己感情的弦索，从而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为什么一篇只有千余字的短短的散文，会产生出这样的力量来呢？它的奥秘究竟在什么地方呢？俄国作家高尔基谈到在自己的少年时代，读完法国作家福楼拜的小说《一颗单纯的心》之后，曾被这个朴素的故事感动得如醉如痴，多次把书页摊开在阳光底下，想从字里行间找出使自己激动的奥秘。《背影》比起福楼拜的那篇小说来，篇幅要短小得多，情节要简单得多，然而它们同样都折射出一种强烈地打动读者的情感，这就是十分明瞭易懂的奥妙之所在。

《背影》的所以能够感动读者之处，恰巧是在于朱自清善于运用质朴、鲜明和细腻的文字，洋溢出一股诚挚而又深沉的感情。我们常说散文最要紧的是应该抒发真情实感，《背影》就相当卓越地表现出了这一点。朱自清着力地刻画体魄衰颓的老父，执意要去火车站为自己送行，到达后又絮絮叨叨地操心他的行李，再三嘱咐他一路平安。最感人的一笔是为了替他购买路上解渴的桔子，竟在月台旁支撑着身躯上下攀援，正是这

个动作很艰难的背影，活泼泼地写出了老父对他深沉的爱。

只要是写出真挚的感情，这篇散文就一定会打动读者的心。《背影》这个成功的关键，是很值得我们注意的。我们曾见到过不少的散文，有的确乎也想惊涛骇浪般地倾泻自己的感情，有的确乎也在细致精密和纤徐委婉地诉说自己的感情，却因为表达的并非真情实感，而是虚情或矫情，因此这些作品就不可能取得成功，尽管在一段时间之内，受到较多的推崇，却不会真正地活在读者的心里，很快就消失了自己的影响，而像《背影》这样充满了真情实感的篇章，却在问世之后的将近七十年以来，始终都被广大的读者所钟爱。

《背影》不但在中国有广大的读者，它还通向了世界。去年8月下旬，我应邀去汉城参加那里的“国际散文研讨会”时，著名的韩国散文家许世旭教授告诉我说，他曾将《背影》译成朝鲜文发表，获得了许多读者的喜爱，有的中学教科书里也都收录了这篇作品，这就可见只要是抒发了真情实感的散文，不仅能够感动自己国家的读者，同样也能够感动外国的读者，人类所追求的纯真情感，总是会相通的啊！

散文不仅应该写出真情实感，还要尽可能地写得很优美，从单纯和明朗的美，直至绮丽和纤裕的美，都会引起各种不同审美情趣的读者所喜爱，更重要的是还在于它会进一步升华广大读者审美才智，这对于丰富与提高整个民族的精神世界来说，肯定具有无法估计的意义，这是因为养成了具有高度审美情操的人，就不致于盲目地去破坏、殴斗和杀戮，而必然会相反地走向和平、纯洁和高尚。

说起绮丽和纤裕的美来，朱自清的《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荷塘月色》这些篇章，确实是堪称典范的，这些散文

的难能可贵之处，还在于作者擅长将对山水风光的精确印象，和自己内心深处充满诗情的感受融合在一起，收到情景交融的效果，显出了一种十分丰满而又渺远的意境。朱自清在《〈背影〉序》中认为，当时“就散文论散文”，在艺术风采方面表现为“或委曲，或缜密，或劲健，或绮丽，或洗炼，或流动，或含蓄”，它们“发展确是绚烂极了”，其实他自己的许多散文，就都在不同程度上显露出这些缤纷的艺术风采。

朱自清还写出过不少具有强烈社会意义的散文，像《生命的价格——七毛钱》，对穷困和不幸的善良人们，充满了强烈的同情心；《白种人——上帝的骄子》，则抒发了被压迫民族的愤懑；《执政府大屠杀记》，更是忿怒地控诉北洋军阀政府屠杀爱国学生的血腥罪行，甚至还将揭露的锋芒，直指当时反动统治的魁首段祺瑞，洋溢着一种大义凛然的气概。这些篇章不仅写得感情饱满，而且在表达技巧上也显出他善于刻画得生动细腻，淋漓尽致；剖析得层层深入，犀利非凡；想象得合情合理，丝丝入扣。

这些闪耀着夺目的艺术与思想光采的篇章，只能是出诸于散文大师的手笔，从而受到一代又一代读者的激赏，自然就是一桩水到渠成的事情了。然而探索人类心灵活动的文学艺术创作，可以说是世界上最为艰辛的事业之一，很难做到十全十美的程度，在多少文学艺术大师成功的作品中，也都还不能不存在着某些小疵，譬如说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无疑是千古的杰作，不过如果想要仔细地挑剔文的美中不足，恐怕是可以举出许多例子的。这绝不意味着指出这一点来的人，要比托尔斯泰还高明，因为从一个具有较高艺术涵养的旁观者的视角出发，是比较容易察觉当事者在紧张劳动强度中不少细微失误

之处的。但是如果让这位旁观者去写《战争与和平》的话，恐怕他是连一个页码也写不出来的。这也绝不意味着指出这一点来的人，是一种轻浮和狂妄的态度，相反的却是显示出对于艺术创作高度负责的精神，只有像这样让大家看到长处又发现不足的严肃态度，才有可能引起人们充分的注意，促使后来者更好地避免先行者完全可以避免的阙失。

这样说来文学艺术大师的杰出成就与某些不足之共存，就是一种十分普遍的现象了。朱自清自然也不会是例外，关于这一点，十分欣赏他作品的另一位文学大师叶圣陶，就作出了十分客观和科学的评价，他一方面认为，“现在大学里如果开现代本国文学的课程，或者有人编本国文学史，谈到文体的完美，文字的会写口语，朱先生该是首先被提及的”，另一方面却又很严肃认真地指出，“他早期的散文如《匆匆》、《荷塘月色》、《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都有点做作，太过于注意修辞，见得不怎么自然”（《朱佩弦先生》）。在真正称得上是艺术创作的繁复运转过程中，长处与不足确实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而朱自清之所以出现这样的长处和不足，又有着更为深刻的思想文化背景方面的原因。正像鲁迅在《小品文的危机》中所分析的那样，包括朱自清在内的“五四”散文创作趋向，“本来明明是更分明的挣扎和战斗，因为这原是萌芽于‘文学革命’以至‘思想革命’的，就是说它本身的素质决定了自己应该更好地走向宽阔和深沉，然而为了要在新旧文学的转型期内获得更为广大的读者，就得跟他们所熟悉的中国传统散文进行竞赛，“在表示旧文学之自以为特长者，白话文学也并非做不到”，因此就“特别提倡那和旧文章相合之点”，像这样在艺术上处于同一层次较量的做法，自然就易于较多地注意艺术技

巧的追求，却不自觉地淡化了对于思想冲力的追求。而离开具有强烈辐射性的思想冲力，艺术意识的更新自然也就不容易迸发出来，鲁迅的这个见解实在是太准确和精辟了。

像这样追求和中国传统散文尽量接近和平行的艺术轨迹，必然就会导致“五四”散文创作倾向于艺术上凝固和净化的趋势。这既是不得不然的，又是出于不自觉的一种妥协，从而也就不能不削弱了艺术上新颖的探索，同样也不能不因此而缩小了对于生活内涵和思想容量的追求。朱自清正是这样在“文字的会写口语”同时，多少也包含着一股古老的意蕴和情趣，摆脱不掉传统的凝固和净化的影响，这样自然也不能不牵制了思想深度的开拓，前面所引述的叶圣陶对他的评语，不啻是鲁迅对“五四”散文创作趋势那种宏观判断的精确注解。这值得我们在学习和研究朱自清的散文时，引起足够的重视和充分的注意。

朱自清的有些散文，除了具有上述不能充分自觉地超越传统的不足之外，还表现于他在思想追求方面，终于不断和艰苦地走向切实和广阔的人生道路时，在艺术表现上却又丢失了不少浓郁的个性和审美的追求。最典型的是《欧游杂记》和《伦敦杂记》这两本散文集，它们尽管还保持了认真描摹和工笔勾勒的风采，文字也显得更为洗炼和纯熟，更多地带上现代汉语亲切的味道，却大大地减少了前期散文的感情色彩和独特个性。他在《〈欧游杂记〉自序》中说，“书中各篇以记述景物为主，极少说到自己的地方”；他在《〈伦敦杂记〉序》中也说，“写这些篇杂记时，我还是抱着写《欧游杂记》的态度，就是避免‘我’的出现”，真不懂得这位散文大师为什么故意要避免个性的流露？散文是最需要和善于表露自己个性的文学样式，为什么这位散文大师竟会形成丢失和摒弃散文文体长处的

想法呢？这种想法自然就影响了他以后的散文创作。如果要归根结底地追究起来，或许还是传统文化中间禁锢人们充分表露自己个性的惯性力量，在潜意识中发挥着这样的作用吧。想要解开这个具有深刻原因的纽结，恐怕还得经过好几代人不断开放自己的艰苦努力才可能实现。

多年以来，我们对于朱自清散文的研究可以说是比较充分的，也做出了不小的成绩，就以鉴赏方面的工作而言，就产生过不少普及和推广的作用。在我们的研究工作中，自然也还存在着问题，主要是表现于还没有充分阐述他作为散文大师的出色成就和美中不足，还没有充分指出存在于这两个侧面的深刻原因，包括作家主观方面的艺术和思想原因，以及客观方面的思想文化背景对于作家主观世界渗透和制约作用的原因，这样的研究方法就容易形成侧重于赞赏和仿效的思维习惯，而不能进行挺立于历史高度的总结，在要求学习他长处和避免他不足的基础上去开拓与创新，养成一种自觉的超越前人的意识，以便使得今天的散文创作出现更为强劲的思想冲力，和更为新颖的艺术感染力，我深愿这本散文选集的出版能够引导广大的读者朋友们更好地向这方面去做。

1992年7月3日于北京

目 录

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	(1)
南京.....	(10)
说扬州.....	(16)
扬州的夏日.....	(20)
温州的踪迹.....	(23)
潭柘寺 戒坛寺.....	(27)
松堂游记.....	(32)
初到清华记.....	(35)
瑞士.....	(38)
莱茵河.....	(44)
柏林.....	(47)
荷兰.....	(54)
巴黎.....	(61)
罗马.....	(82)
威尼斯.....	(90)
佛罗伦司.....	(95)
执政府大屠杀记.....	(100)
航船中的文明.....	(108)
海行杂记.....	(111)
蒙自杂记.....	(117)
圣诞节.....	(121)
公园.....	(125)
博物院.....	(132)

文人宅	(139)
三家书店	(146)
吃的	(154)
乞丐	(159)
背影	(163)
给亡妇	(166)
儿女	(171)
我是扬州人	(178)
我所见的叶圣陶	(183)
阿河	(187)
择偶记	(196)
荷塘月色	(199)
飞	(202)
匆匆	(205)
歌声	(207)
看花	(209)
一封信	(214)
冬天	(218)
春	(221)
女人	(223)
谈抽烟	(229)
说梦	(231)
论无话可说	(234)
你我	(237)

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

一九二三年八月的一晚，我和平伯同游秦淮河；平伯是初泛，我是重来了。我们雇了一只“七板子”，在夕阳已去，皎月方来的时候，便下了船。于是桨声汨——汨，我们开始领略那晃荡着蔷薇色的历史的秦淮河的滋味了。

秦淮河里的船，比北京万生园，颐和园的船好，比西湖的船好，比扬州瘦西湖的船也好。这几处的船不是觉着笨，就是觉着简陋、局促；都不能引起乘客们的情韵，如秦淮河的船一样。秦淮河的船约略可分为两种：一是大船，一是小船，就是所谓“七板子”。大船舱口阔大，可容二三十人。里面陈设着字画和光洁的红木家具，桌上一律嵌着冰凉的大理石面。窗格雕镂颇细，使人起柔腻之感。窗格里映着红色蓝色的玻璃；玻璃上有精致的花纹，也颇悦人目。“七板子”规模虽不及大船，但那淡蓝色的栏干，空敞的舱，也足系人情思。而最出色处却在它的舱前。舱前是甲板上的一部，上面有弧形的顶，两边用疏疏的栏干支着。里面通常放着两张藤的躺椅。躺下，可以谈天，可以望远，可以顾盼两岸的河房。大船上也有这个，但

在小船上更觉清隽罢了。舱前的顶下，一律悬着灯彩，灯的多少，明暗，彩苏的精粗，艳晦，是不一的，但好歹总还你一个灯彩。这灯彩实在是最能钩人的东西。夜幕垂垂地下来时，大小船上都点起灯火。从两重玻璃里映出那辐射着的黄黄的散光，反晕出一片朦胧的烟霭；透过这烟霭，在黯黯的水波里，又逗起缕缕的明漪。在这薄霭和微漪里，听着那悠然的间歇的桨声，谁能不被引入他的美梦去呢？只愁梦太多了，这些大小船儿如何载得起呀？我们这时模模糊糊的谈着明末的秦淮河的艳迹，如《桃花扇》及《板桥杂记》里所载的。我们真神往了。我们仿佛亲见那时华灯映水，画舫凌波的光景了。于是我们的船便成了历史的重载了。我们终于恍然秦淮河的船所以雅丽过于他处，而又有奇异的吸引力的，实在是许多历史的影象使然了。

秦淮河的水是碧阴阴的；看起来厚而不腻，或者是六朝金粉所凝么？我们初上船的时候，天色还未断黑，那漾漾的柔波是这样的恬静，委婉，使我们一面有水阔天空之想，一面又憧憬着纸醉金迷之境了。等到灯火明时，阴阴的变为沉沉了；黯淡的水光，像梦一般；那偶然闪烁着的光芒，就是梦的眼睛了。我们坐在舱前，因了那隆起的顶棚，仿佛总是昂着首向前走着似的；于是飘飘然如御风而行的我们，看着那些自在的湾泊着的船，船里走马灯般的人物，便像是下界一般，迢迢的远了，又像在雾里看花，尽朦朦胧胧的。这时我们已过了利涉桥，望见东关头了。沿路听见断续的歌声：有从沿河的妓楼飘来的，有从河上船里度来的。我们明知那些歌声，只是些因袭的言语，从生涩的歌喉里机械的发出来的；但它们经了夏夜的微风的吹漾和水波的摇拂，袅娜着到我们耳边的时候，已经不单是她们的歌

声，而混着微风和河水的密语了。于是我们不得不被牵惹着震撼着，相与浮沉于这歌声里了。从东关头转弯，不久就到大中桥。大中桥共有三个桥拱，都很阔大，俨然是三座门儿，使我们觉得我们的船和船里的我们，在桥下过去时，真是太无颜色了。桥砖是深褐色，表明它的历史的长久，但都完好无缺，令人太息于古昔工程的坚美。桥上两旁都是木壁的房子，中间应该有街路？这些房子都破旧了，多年烟熏的迹，遮没了当年的美丽。我想象秦淮河的极盛时，在这样宏阔的桥上，特地盖了房子，必然是髹漆得富富丽丽的；晚间必然是灯火通明的。现在却只剩下一片黑沉沉！但是桥上造着房子，毕竟使我们多少可以想见往日的繁华，这也慰情聊胜无了。过了大中桥，便到了灯月交辉，笙歌彻夜的秦淮河；这才是秦淮河的真面目哩。

大中桥外，顿然空阔，和桥内两岸排着密密的人家的大异了。一眼望去，疏疏的林，淡淡的月，衬着蓝蔚的天，颇像荒江野渡光景；那边呢，郁丛丛的，阴森森的，又似乎藏着无边的黑暗；令人几乎不信那是繁华的秦淮河了。但是河中眩晕着的灯光，纵横着的画舫，悠扬着的笛韵，夹着那吱吱的胡琴声，终于使我们认识绿如茵陈酒的秦淮水了。此地天裸露着的多些，故觉夜来的独迟些；从清清的水影里，我们感到的只是薄薄的夜——这正是秦淮河的夜。大中桥外，本来还有一座复成桥，是船夫口中的我们的游踪尽处，或也是秦淮河繁华的尽处了。我的脚曾踏过复成桥的脊，在十三四岁的时候。但是两次游秦淮河，却都不曾见着复成桥的面；明知总在前途的，却常觉得有些虚无缥缈似的。我想，不见倒也好。这时正是盛夏。我们下船后，借着新生的晚凉和河上的微风，暑气已渐渐消

散；到了此地，豁然开朗，身子顿然轻了——习习的清风荏苒在面上，手上，衣上，这便又感到了一缕新凉了。南京的日光，大概没有杭州猛烈；西湖的夏夜老是热蓬蓬的，水像沸着一般，秦淮河的水却尽是这样冷冷地绿着。任你人影的憧憧，歌声的扰扰，总像隔着一层薄薄的绿纱面幕似的；它尽是这样静静的，冷冷的绿着。我们出了大中桥，走不上半里路，船夫便将船划到一旁，停了桨由它宕着。他以为那里正是繁华的极点，再过去就是荒凉了，所以让我们多多赏鉴一会儿。他自己却静静的蹲着。他是看惯这光景的了，大约只是一个无可无不可。这无可无不可，无论是升的沉的，总之，都比我们高了。

那时河里闹热极了；船大半泊着，小半在水上穿梭似的来往。停泊着的都在近市的那一边，我们的船自然也夹在其中。因为这边略略的挤，便觉得那边十分的疏了。在每一只船从那边过去时，我们能画出它的轻轻的影和曲曲的波，在我们的心上；这显着是空，且显着是静了。那时处处都是歌声和凄厉的胡琴声，圆润的喉咙，确乎是很少的。但那生涩的，尖脆的调子能使人有少年的，粗率不拘的感觉，也正可快我们的意。况且多少隔开些儿听着，因为想象与渴慕的做美，总觉更有滋味；而竞发的喧嚣，抑扬的不齐，远近的杂沓，和乐器的嘈嘈切切，合成另一意味的谐音，也使我们无所适从，如随着大风而走。这实在因为我们的心的枯涩久了，变为脆弱；故偶然润泽一下，便疯狂似的不能自主了。但秦淮河确也腻人。即如船里的人面，无论是和我们一堆儿泊着的，无论是从我们眼前过去的，总是模模糊糊的，甚至渺渺茫茫的；任你张圆了眼睛，揩净了眵垢，也是枉然。这真够人想呢。在我们停泊的地方，灯光原是纷然的；不过这些灯光都是黄而有晕的。黄已经不能明

了，再加上了晕，便更不成了。灯愈多，晕就愈甚；在繁星般的黄的交错里，秦淮河仿佛笼上了一团光雾。光芒与雾气腾腾的晕着，什么都只剩了轮廓了；所以人面的详细的曲线，便消失于我们的眼底了。但灯光究竟夺不了那边的月色；灯光是浑的，月色是清的。在浑沌的灯光里，渗入了一派清辉，却真是奇迹！那晚月儿已瘦削了两三分。她晚妆才罢，盈盈的上了柳梢头。天是蓝得可爱，仿佛一汪水似的；月儿便更出落得精神了。岸上原有三株两株的垂杨树，淡淡的影子，在水里摇曳着。它们那柔细的枝条浴着月光，就像一支支美人的臂膊，交互的缠着，挽着；又像是月儿披着的发。而月儿偶然也从它们的交叉处偷偷窥看我们，大有小姑娘怕羞的样子。岸上另有几株不知名的老树，光光的立着；在月光里照起来，却又俨然是精神矍铄的老人。远处——快到天际线了，才有一两片白云，亮得现出异彩，像美丽的贝壳一般。白云下便是黑黑的一带长廊；是一条随意画的不规则的曲线。这一段光景，和河中的风味大异了。但灯与月竟能并存着，交融着，使月成了缠绵的月，灯射着渺渺的灵辉；这正是天之所以厚秦淮河，也正是天之所以厚我们了。

这时却遇着了难解的纠纷。秦淮河上原有一种歌妓，是以歌为业的。从前都在茶舫上，唱些大曲之类。每日午后一时起，什么时候止，却忘记了。晚上照样也有一回，也在黄晕的灯光里。我从前过南京时，曾随着朋友去听过两次。因为茶舫里的人脸太多了，觉得不大适意，终于听不出所以然。前年听说歌妓被取缔了，不知怎的，颇涉想了几次——却想不出什么。这次到南京，先到茶舫上去看看，觉得颇是寂寥，令我无端的怅怅了。不料她们却仍在秦淮河里挣扎着，不料她们竟会

纠缠到我们，我于是很张皇了。她们也乘着“七板子”，她们总是坐在舱前的。舱前点着石油汽灯，光亮眩人眼目；坐在下面的，自然是纤毫毕见了——引诱客人们的力量，也便在此了。舱里躲着乐工等人，映着汽灯的余辉蠕动着；他们是永远不被注意的。每船的歌妓大约都是二人；天色一黑，她们的船就在大中桥外往来不息的兜生意。无论行着的船，泊着的船，都要来兜揽的。这都是我后来推想出来的。那晚不知怎样，忽然轮着我们的船了。我们的船好好的停着，一只歌舫划向我们来了；渐渐和我们的船并着了。铄铄的灯光逼得我们皱起了眉头；我们的风尘色全给它托出来了，这使我趑趄不安了。那时一个伙计跨过船来，拿着摊开的歌折，就近塞向我的手里，说，“点几出吧！”他跨过来的时候，我们船上似乎有许多眼光跟着。同时相近的别的船上也似乎有许多眼睛炯炯的向我们船上看着。我真窘了！我也装出大方的样子，向歌妓们瞥了一眼，但究竟是不成的！我勉强将那歌折翻了一翻，却不曾看清了几个字，便赶紧递还那伙计，一面不好意思地说，“不要。我们……不要。”他便塞给平伯。平伯掉转头去，摇手说，“不要！”那人还腻着不走。平伯又回过脸来，摇着头道，“不要！”于是那人重到我处。我窘着再拒绝了他。他这才有所不屑似的走了。我的心立刻放下，如释了重负一般。我们就开始自白了。

我说我受了道德律的压迫，拒绝了她们；心里似乎很抱歉的。这所谓抱歉，一面对于她们，一面对于我自己。她们于我们虽然没有很奢的希望，但总有些希望的。我们拒绝了她们，无论理由如何充足，却使她们的希望受了伤；这总有几分不做美了。这是我觉得很怅怅的。至于我自己，更有一种不足之感。我这时被四面的歌声诱惑了，降服了；但是远远的，远远